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五冊目次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二)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敍園書塾重刻本

.....一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二)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

庭綬絨園書塾重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魏叔子文集題跋目

第十二卷

跋蕪文忠書醉翁亭記 賢溪重修孔廟碑記跋

脉望齋文集跋 跋高念祖先世手跡

跋黃孝子傳後 題夢親圖

祗嶺圖跋 黃黃山七十詩跋

跋蕭夫人紀事詩後 跋歸震川先生全集

題葉桐初白雲圖 善行實蹟跋

奏對大意跋 燕子磯詩跋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二 題跋目

桃花源圖跋 沈宜人壽卷跋

霜哺篇跋 跋桂山先生手札

跋伯兄泰西畫記 凌記跋

題洪亭玉鴻山草堂圖

跋顧子方手札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二

題跋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跋蕪文忠書醉翁亭記

余幼從塾師授歐陽文忠醉翁亭范文正岳陽樓記且讀且念若欲往而至其地及大外舅謝青蓮先生守滁州以七十致政歸余時十一歲謁之南郊螺子山既設食按記而問所謂醉翁亭者今安在大外舅爲言琅邪風景及亭所以數興廢余至今猶恍恍其魏叔子文集跋 卷十二 題跋目 一二向微歐陽公文傳六七百年徧於海內則余髮未燥且不知有滁州安知所謂琅邪醉翁亭者癸卯五月余自寧都來高郵壽黃黃山七十登其堂見屏風間蕪文忠所書此記又念年二十讀開國記慨然思郭氏所以興大師畧滁陽李韓國被書生服道謁命掌書記及平僭亂封爵極人臣自恨童子時不識國家典故僅從大外舅問山水亭榭之勝余今年已四十距問醉翁亭時三十年讀本政記二十年日月奄忽遂以至今不禁流連太息而予內人實生於滁

此年再游江淮屬余倘至滁爲詢州守舊官舍在否
先大夫遺澤滁人能道之否余居嘗欲游息此地慰
二十年鬱鬱之志而不獲遂可歎也黃山日子何其
多思也遂書所懷於屏以貽之

邱邦士曰喜往復善自道齒頰之外大有風神必
傳必傳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二 辭論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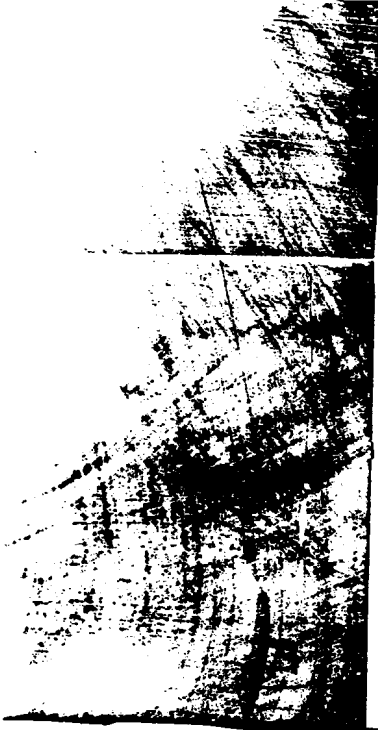
○○○賢溪重修孔聖廟碑記跋

新城賢溪孔氏重修 先聖廟成曲阜衍聖公與燮
爲之記孔氏勒石於廟又各爲卷書之藏於家歲丁
未易堂魏禧來新城孔氏鼎允桂與禧友命言數言
其後禧讀闕里志宋徽欽時金人破汴京河以北皆
臣屬而中散大夫傳獨率其子端問從子衍聖公端
友從高宗南渡因賜家衢州終宋之世襲封爵于衢
元初以衢爲孔氏宗子召端友六世孫洙封之洙赴
闕讀爵居曲阜者及明復其家官以博士而衢之孔
氏遂至今不封蓋自宋渡江以來先聖陵廟雖在曲
阜而道則南矣曲阜孔氏不無守陵廟功然且歷歷
相沿世公世縣令四百歲而傳與洙以宗子守
聖之道不降其志辱其身者子孫僅一官博士嗚呼
何其殊也聖君賢宰相復起其必有以釐定禧懷此
論久矣嘗考洙無嗣惟中散公子孫世居衢今賢溪
孔氏來自臨川臨川來自衢實唯中散公後孟僖子
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中散
公子孫宜封爵而廢置且數百年積之厚則發之必

盛而長賢溪之興無矣賢溪山水環匯福管客中
洲望之鬱鬱然也其興也宜哉

孔正叔曰俯仰流連一唱而三歎真歐陽文忠也
李咸齋曰衢州孔氏大宗僅授五經博士自是
本朝闕典竊怪國初劉文成宋文憲皆浙東人
何以不言世宗初一切典禮皆經張文忠公釐
定公亦浙人何以又不一言今得此文正之遂爲
不刊定論不可謂草野無人也嘗覽閩里志所載
碑記甚多然如此文字則絕無有矣

續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脉望齋文集跋

福過無錫吾友顧祖禹介張子漢槎以交出貽先人
廷揆君脉望齋文集屬余言諸君子宜道廷揆君詩
若文與其爲人甚具君自托下學若蠶魚之嗜青而
人咸以神仙之事歸之余謂顧子曰天下之生莫貴
於人莫微於蠶至至於蠶魚則微之微者然且三食
神仙字則爲脉望而與之俱仙甚矣乎其能也士
君子被服古人誦法其言語文章博聞強記者雖汗
十牛不勝載拙者亦累尺盈篋至於等身經乎耳目
顧叔子文集卷之十一
歷乎口以入乎腹心所爲食聖賢之字何止萬數而
且言其言書其書聲咳聲音求與古聖賢毛髮無異
及退考其身則往往出于禽獸盜賊所爲嗚呼亦何
其不善與考君家傳君侍父母疾疴不交者六十
日疾已幾自殞則姻族朋友之急不啻其費而好獎
士類成就人于學非所謂真讀書者歟程子曰今人
少有能讀書者如讀論語未讀時如此人既讀時亦
如此人卽是未曾讀顧子掀髯而笑曰然顧子以語
漢槎漢槎慨然曰其諸是歟遂爲之跋而歸之

顧景范曰
借脉望發
病切之公論
能佳者
昔安雅

○跋嘉興高念祖先世手跡卷後

念祖名佑鉅其高祖諱文登號瀛臺文忠公詩遜志六世孫降慶丁卯舉人仕至膠州守以循吏稱著葉縣志樂春軒集瀛臺公子諱林字宇培父學居母喪哀毀甫小辭而卒後贈工部郎中宇培公子諱斗光更召道素號元期萬歷癸卯舉人已未進士仕至屯田司郎中著某元堂內外集元期公子諱承垣號寓公崇禎己卯舉人庚辰進士歷知遷安寶坻浮三縣有異政仕至南京工部東衡司主事父子皆以清節顯名天下虞部公當國變隱居不出以憂死著稽古堂內外集是為佑鉅之父

庚戌十月秀水高子佑鉅過禱於廣陵出其高曾以下手跡相示禱歎息佑鉅不忘先澤此孝子慈孫之

嘉興高念祖先世手跡卷後

常抑何善揚其親也士大夫造作文字以欺後世者多有惟奏議差見生平然專意盛氣外多矯矯之飾退食而對妻子輒不可使人知此古人觀人恒於近且忽也佑鉅所蒐輯皆親舊往返手書或告語子弟米鹽瑣屑語平平無奇而當時朝廷得失天下大利弊可互推而得先人清忠大節煩冤離憂之狀學問之深造有得皆一一如見雖有譏口吹毛求之不可疵也高氏克世其德未大顯後當有達者佑鉅盛才志種當自獲匪徒以揚名為孝思已

曹秋岳先生曰高氏世德得賢孫益彰叔子更以老泉之筆曲折洗發愈覺可風矣

○跋歸莊黃孝子傳後

卷六十五
字長河而
傳中子餘
言孝子事
其尼與僮
古其筆力
者以此

禧客揚州時人言計甫草東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以歸甫草執贊四拜事孝子為門下生或言孝子少文采子何師甫草日子夏論學備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歷二國求親萬里蠻瘴之鄉虎豹虺蛇盜賊風波險阻飢寒疾病出百於得生又奉其二親涉萬里以歸者乎天地鬼神實敬之而何吾之為師為既余與甫草交又往往道孝子今年客吳門交徐禎起嚴則見紀孝詩千數百言而孝子父魏叔子文集跋卷十二黃孝子

朔日

有尾

祭九霞曰於本事只一句括盡條皆於閒處點綴

殊有風神然跋體固宜爾○孝子字端木吳縣人

孤身萬里尋其二親以歸聞者爭敬慕為傳為詩

歌溢而為傳奇演諸里市故婦人孺子無不知有

黃孝子者當其徒跣出家門問關異域豈料其親

之必遇遇而得歸歸而壽考以至今日然孝子必

為之而天必佑之所謂人定勝天至誠感神者也

往予父撫晉陽未獲隨侍及殉國難又不能犯兵

戈涉異域潛負骸骨以返而必待天下之既一以

魏叔子文集跋卷十二黃孝子 九

視孝子殆非人類故嘗欲為文為詩以頌孝子而

面忸怩心慙手顫筆不能舉也讀魏先生跋是父

是子語益增吾痛矣

諸子世儼曰節次筆力直入史記門戶

○題

夢親圖

古人以父子爲一身。死生爲一致。然不誠則不可見。黃海遠喪先人。久然有過。必戒有小吉凶。必告夢寐之間。如平生或曰靈哉。先人或曰遠誠哉。魏禧曰。誠故靈。不誠之子。父儼然生也。志氣不通。得失禍福。不告戒甚矣。豈其必無慈父。禧幼善病。承祀事。每晏起。于先徵君。怒怒或至不可解。先徵君背十九年十年之內。月二三夢焉。十年之外。至于今歲五六夢焉。自惟不孝。狃于習。不能寬慈父地下。憂有怒無喜。不孝。魏叔子文集 卷十二 夢親 十

門生林東孫曰。讀之興哀。可以告凡爲人子者。

○○紙饋圖跋

程君使戴生圖其像。衣補敝衣。兩手抱膝。膝下兩老牛。紙饋程君好讀書。嗜古金石彝器。精藝事。圖皆不及。獨目視膝下牛。或怪之。魏叔子曰。君於古默識藝事。古彝器寄爾。益晚而後舉。子五人。愛之愛此子也。公卿大吏以禮羅而弗往也。故寧敝衣抱膝而視牛。王逸少牽子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吾嘗從君飲酒。如是。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君抱膝而思。思漢書曰。童牛之牯。命之矣。繫以歌曰。牛有犢。則保之。犢子之罔。離道之殺。生於農而買。則飽。于牛長而就乎薦草。圖以貽厥子。曷德之報。立。親不言而教。

○○黃黃山七十詩跋

辛丑六月余於金樓見此須僧知黃山

名鳴岐爲人休字人

意黃山狀貌修長面多奇骨視瞻不尋常其爲人必

激昂蹈厲有橫絕一世之樂言論雄偉輕天下鄉里

善人不足比數必薄儒術其子弟必通輕俠有馬氏

客卿之風舊年予訪故人淮上九日過高郵會西風

作舟不能出湖忽憶虬須僧語欣然曰是天使吾見

黃山也造門值他出天殆欲莫五鼓舟發抵淮安則

故人已挈家之河南旁皇市上登韓淮陰釣臺臺址

魏叔子文集跋卷十二黃山一主

以風景無足觀覽謁漂母祠門閉不得入慨然曰吾

聞戶二十年不與人世事既念授徒窮山耳目無聞

見坐馳日月老且至天下各山川偉人高士何由得

相見乃涉江踰淮走三四千里卒落落一無所遇昔

河汾人扶十二策西游長安息於灌木爲腫噲丈人

所笑及之太極殿獻策後乃嘆丈人至人賦東征之

歌歸著續經何見事之晚也反泊高郵天莫大水塞

衙巷復遣使問黃山在否得報書懷至欲相見余愕

然曰吾於是果見黃山矣夜半舟發予舍去獨上岸

立風露中質明短衣垢面款黃山門遂作掛黃君詩

余望見黃山貌致龐淳樸口不言人過失不祀非聖

之鬼不微非望之福頗好論儒學禮敬儒者見其次

君之清恂恂禮讓聞其兄益長者益嘆黃山爲不可

及遇更悔向者淮陰時爲輕量天下士矣黃山忘年

齒予爲兄弟交明年夏五爲黃山七十初度余曰當

來壽吾黃山黃山喜不予辭余歸易堂諸子問余所

得必以黃山對諸子皆願見黃山因各爲序爲詩爲

黃山壽諸子李咸齋以貞疾廢筆研彭躬庵游吳門

魏叔子文集跋卷十二黃山二主

未歸伯子近家書至云方自塞上歸燕市皆未得相

聞故三人無作彭躬庵家伯子已心識黃山他日竟

造黃山未可知也

溫伯芳曰寫出好士之懷奇士之槩光景如西

○○○跋蕭夫人紀事詩後

李弟禮爲蕭大人作紀事言王君克承以國義出走夫人字其前子潔及己子源教之成立數千里以歸王君而夫人遂死此於古之程嬰諸子以詩又咸若問世無其人往歲己亥南康高士宋之盛以書來徵易堂諸子作其里人婦黃節孝詩言黃婦割股肉療夫病身溫被翼其姑立嗣子爲夫後又割腴田祀黃西坡先生而以舅夫配之余旣爲作黃婦誥禮之詩又連類及吾姊塔邱維屏之適曾氏子女者蓋日魏叔子文集跋卷十二蕭夫人一南

夜勤紡績忍苦飢寒贏私財以爲其夫立嗣子割不意醢酒告於祖廟作盛饌合享其宗人而迎以歸噫是婦者則皆能且有功不獨以其操也然蕭夫人則當王君之身爲之丈夫畜妻子父教子者也故夫在則婦人密然無所事而夫人義王君之出以父道自處竭力慮教二子盡瘁至于死其所見爲尤太昔歐陽修傳王凝妻以謂五代禮義消喪之後士大夫不知廉耻而李氏以一婦人能如此知世固有人而不得見夫人生長輦下黃曾氏婦皆萬歷崇禎時人沐

洛三百年聖人之禮教漸濡其祖父之訓卓然爲女中丈夫子何足怪也夫人死潔哭之流血兩目盡瘡天下士所以知夫人率由潔然則世之賢婦人不遭逢賢夫令子其湮沒不可得見如修所感歎者可勝道哉余兄事王君常宿其霜臯潔陪寢床隅余從容言及繼母潔仰天垂涕歎曰直母耳何繼爲人常面對潔道繼母字若刀外攢心腹中潔自誓不歸壘母不娶婦今三十餘歲潔源兄弟猶共被寢也

弟和公曰篇中黃曾婦及蕭夫人錯綜離合不得魏叔子文集跋卷十二蕭夫人二事

分主客然正在不分主客處愈覺於蕭夫人感慨悠揚低徊不盡



○○跋歸震川先生全集

予生十歲學爲制舉文字聞吾友邱邦士歷舉木朔
先正大家自解春宇至郭青螺徐天池十數人而已
而其中篇帙少無從摻討而論列者又復數人其所
能嘗言其勝者則曰王守溪之文如天人錢鶴灘之
文如飛將唐荆川之文如通都大邑諸理齊之文如
間瑤天之笙簫川南之文如飛仙茅鹿門之文如雲
胡思泉之文如銅牆鐵壁歸震川之文如神龍出沒
於大潢滄海連注之閒顧吾每驚怖其言私竊謂經
義之道當發揮聖賢理勢之極致以待千萬世無窮
之用其先正之文吾實不知其所以工而自吾生先
後之文方且勝於二百五十年以來之作而邦士
復謂我明經義爲能籠括前代之文不獨六經史傳
古文而已雖下至六代三唐之勝無不畢集於篇帙
而守溪震川與近年陳大士則各因而遷爲國朝開
創之首者三家而已蓋所謂籠括經史古文而發揮
翕赫之最可見者也其籠括所至固不斤斤於一氏
然王守溪則尤濫於左傳震川尤善于史記至陳大

龍叔子文集

卷十二

震川一

七

龍叔子文集

卷十三

震川二

七

士之所以創者則汎出於穀梁荀卿國策韓非子者
爲尤多特世之知其所從得者若震川守溪則爲絕
少爾後十餘年予既棄經義不復作遂亦習爲古文
始讀震川先生集然後信向者邦士之言予雖不能
悉先生之經義而其論先生之文則其論爲猶舊蓋
先生誠有取于司馬氏之雄剛變化而非神龍之戲
淵解則莫可以名狀者然我乃以爲此非邱邦士之
言而此讀震川先生之文之言而邦士獨以爲知此
者絕少焉且夫子長之文自五尺童子莫不知爲漢
以來文字之祖而先生嘗謂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
之矣然則先生之取於子長者蓋亦有不可得而知
焉乎吾嘗讀先生之言曰文至六經尙矣子長所稱
拾遺補藝協六經具傳齊整百家雜語者乎故曰詩
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而演易而作春秋下及
離騷國語孫子呂覽韓非子皆發憤而自通使見後
人所爲作無論韓歐諸大家卽虞伯生何得少之此
先生所爲自道其學史記者而又且誰知之然予讀
先生文集雖不全凡經數刻本絕不見先生所爲經

義者豈經義至先生終不得比其古文得自山其論議而先生亦淡病當世科舉之學至如王錢唐茅諸公其經義未見畧稱述於先生之言語文字及其論羅店劉家港之倭吳淞江渚浦趙段圩堤之水利嘉定之民運唐行鎮之夫役又皆先生一二鄉郡里閭可實舉而按之施行之事先生援引考據指分擘畫絕類手指之紋以視夫史記平樂河渠之作其剴切而博大猶有不當以彼易此者惜夫先生既老而後馬政諸議僅發之丞貳之官又方以無事爲稱職此

震川文集 卷十三 震川三

科舉之法所爲可發憤而激痛也比年遊吳中得憤先生集所未有時往來吳淞江長興之左右因憤是語欲歸與吾友邦士貝道之會先生曾孫莊刻先生全集成而使禱書其卷末云

彭中叔曰一氣渾灑却無一筆一字不帶激鬱震川文集卽用震川文法固是古人滑稽處然宜其三復于知震川之文者也

○○題葉桐初白雲圖

余往遇葉子桐初于吳門年少才英多而絕意仕進丁巳南昌再遇之出王廩州所寫白雲圖及諸題跋或曰梁公登太行望雲葉子雲下無親舍矣孫豹人曰顧仲瑛白雲海辭庶幾近之然仲瑛身養母久嗚呼葉子之志可哀已葉子四歲先君死國義節母飲冰二十餘年而卽世葉子于親無之在無之不在故其圖雲氣瀾漫散布山谷林木不可指其方時葉子同人之長沙至袁遠反次于蓼洲記曰孝子不登高

震川文集 卷十三 桐初一

不臨深不以身行殆謂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葉子其知此矣

揚蘭佩曰他人只辦寫葉子此並寫白雲圖之筆畫者之意出而葉子之意愈出真寫生手也

○新城楊善人善行實蹟跋

余覽善行錄而知為善之不可已也世之稱善人有
謹身飭行矜式閭里所謂鄉黨自好者也輕財樂
施有功德於人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二者操行不
同同歸於善然好行其德者之於天譬猶君之勞臣
父母之克家子也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以愛
人為心人能愛天地之人則天地亦愛之潔己自好
而以不與於物為賢則人必多不得其生者非天生
善人之意嘗觀古今賞功之典文武並錄而茅土之

聖叔子文集跋

卷主善行

丰

胖子女玉帛歌鐘甲第玩好之賜必先疆場戮力之
上故國家賞勞臣而天地祐善人潔己自好者天報
之以令名利濟人物者天報之以富貴蕃壽則亦各
從其類也新城楊君元卿力為善聲動當路而福履
稱是豈倖也哉辛丑歲余一至新城嘗命鮑興游山
澤間肩輿人往往能言楊君利濟事後三年余授經
涂氏涂氏大湖以東物望歸之亦言楊君兄弟孝友
行善久不倦也余因得交楊君楊君善自勉不以人
譽而意足不以人毀而志衰是又烏足盡楊君也

霜哺篇跋

霜哺篇題於淞江陳仲醇踵之者數十年不絕而
孫無言徵歸黃山詩文亦與相等凡天下名人文
集無不有是二題者近代贈送之文於斯為盛矣
今天下能文士莫不有述哀節母霜哺篇者自先代
著舊山澤之遺民為詩文已千餘篇而駿字重乃以
孝特聞駿之孝以汲汲然求傳其母之節凡能文之
士則再拜稽首而請故節母之名滿天下天下窮巷
僻鄉縣箔之戶婦夫死不嫁忍飢寒以扶立其子者

聖叔子文集跋

卷主孝行

丰

多有而鮮有聞者則哀子之為孝亦宜食者之言多
于聞者之言多丁邑心所好是在則言無往而不
在書曰念茲在茲各言茲在茲也今夫黎莪之言罔
極言顧復出入不過追思其父母之慈而後世則以
為此孝子之詩于哀子其庶幾焉袁子見祐兄弟于
毘陵且絰齊衰節母之喪及小祥矣求所以傳其母
者臣異平日吾伯子為之敘而祐方病未有以應也
再來吳門則伯子文已裝潢成軸遂不辭而跋其後
金孝章曰文最道婉中數語尤刺骨

○東房奏對大意跋

壬子秋七月予客揚州浙撫軍范公數招予未赴而屬伯子以疾病召此至乃相與大笑初予人浙境嘗泊舟登岸大都窮僻鄉鎮撫軍者神四父母萬口一辭及讀東房所爲奏對大意乃知所施蓋十之一二且其事及浙東西而止此書條具闕天下大利大害其除惡之力如猛虎搏獸無所不盡其洞於人情僞如立日中而數五指無不見也予歸語易堂諸子曰吾與兄少長數十年乃今而有所未盡求之於古

東房

卷十二

東房

三

王景畧不過也諸子見其書皆以爲信東房之疾惡疾其害於人者予曰伯子疾惡如仇而視民如傷得之矣惜其言不用於時雖然使其言用雖千萬年太平矣乙卯中秋叔弟禧跋

○○○桃花源圖跋

右桃花源圖廣陵于君王庭屬其友寫以壽母夫人者予敘母七十文成相與夜飲酒有詩客在坐中主人目客而謂予曰此吾郡李君辰服也丹青妙一時新爲吾母作桃花源圖明日張於屏而觀之山水田疇林舍人物衣冠丹碧攢簇而氣韵蕭古乍疑其非近代作也桃源中人自辟秦歷晉魏爲年已六百數十漁父問津之後壽更不知何所紀極桐城方密之先生世亂後常僧服訪予翠微山四面峭立中開一坵坵有洞如囊口伸頭而登凡百十餘丈及其則樹竹十萬株蔬圃亭舍雞犬池閣如村落山中多著野服草屨相迎問先生笑謂予曰卽此何減桃花源也而先生又常與予論桃源爲無有是處本五柳公寓言其曰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豁然開朗土地平曠云云者以喻人之心閑靜而光明發也予友李成齋舊作方寸桃源石印以爲人生當亂世禍來無方雖積鐵爲室有不可倖免唯居心寬厚光明無罪於天與人則隨其所之城市山澤無往非桃源者

東房

卷十二

桃花

三

其論旨乃與方先生合予覽金壇于君圖敘道母平生仁孝晚長齋繡佛蓋不特以節著是母不出中閨下堂階而桃源之山水田疇已環列其左右矣于君兄弟家揚之塘頭村村去龍耳河一里四面皆水河岸夾植榆柳水中央有竹木亭臺其風景亦頗與桃源似國變時揭屬罕寧土獨是村叢予出家門二年因于君請跋圖尾蓋不勝故山之思云

崔免牀曰桃源本自虛無却將畫本翠微兩雨映帶又從居心上發出避世人一段大本領證入壽

韓林子文集 跋 卷十二 藝苑二 壽

母懿行却仍結到桃源世外之事虛虛實實變宕

不窮惜龍門無此等題目故讓吾冰叔獨步耳柳

州諸記未易方齒

王正子曰烟雲萬狀分明是一幅絕妙丹青可謂

工於形容展陬之畫矣

○王季守燕子磯游詩跋

余嘗九日登燕子磯游人皆來於時獨上危亭望大江茫茫盡日東下有不知故國幾男子剩有乾坤一腐儒之句自笑狂奴故態然於山壑之美未能寫作讀季守游覽詩大者律小者硯磬使顏謝揮毫未知誰工也季守爲古文波瀾浩瀚有長江千里之勢詩迺復爾所謂君才無施不可

賀公輔曰短章寂寥而意思高岸大有臨碣石觀

滄海之槩

魏叔子文集 跋 卷十二 季守

五